透视沙皇俄国对黑海海峡的争夺

王冰冰

(中央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沙皇俄国自诞生之日起就推行对外扩张的政策,从最初对陆地领土的蚕食鲸吞,到彼得大帝开始"打开朝向欧洲的窗户",沙俄的对外战略经历了从单纯争夺陆权优势到争夺海权优势的转变。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黑海海峡位于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半岛之间,是沟通三大洲的战略要地。为了得到这把进出大洋的钥匙,历代沙皇都"坚定不移"地把扩张目标指向黑海海峡和君士坦丁堡。由于自身实力所限和其他欧洲大国的掣肘,沙俄始终在黑海海峡问题上没有取得根本性的突破,势力被局限在黑海海峡范围之内。但是,沙皇俄国对黑海海峡的争夺却对当时的地区和欧洲局势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沙皇俄国; 黑海海峡; 俄土战争; 海权

[中图分类号] D851.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09)04-0015-06

俄罗斯是东部斯拉夫人建立的国家,自1547年伊凡四世自称沙皇起到1917年罗曼诺夫最后一任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推翻为止,这一阶段的俄国被称为沙皇俄国。沙皇俄国对外政策的基调是对外扩张,这在最初是为确保国家生存的安全考虑,基于东欧平原没有任何地理上的屏障并且俄国历史上屡次遭受外来侵略(罗斯公国亡于蒙古鞑靼人的入侵),这种政策被沙皇政府认为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庞大、浑然一体的俄罗斯帝国横亘整个欧亚大陆,它既是一个大陆国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然而,俄罗斯虽然濒临海洋,却无法直接面向三大洋,且缺乏优良的出海口。因此,寻找出海口成为俄罗斯一成不变的目标。历代沙皇都力争实现寻求尽可能宽阔、开放的通向海洋的出口的梦想,彼得大帝北上与瑞典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基本上解决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问题。沙俄帝国南下与奥斯曼帝国争夺黑海出海口,终极目标乃是要控制黑海海峡进而自由进出地中海,这个目标却由于受到其他欧洲列强的干涉始终没有完全实现。

黑海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及君士坦丁堡地处欧亚两洲的交汇处,往北可抵达俄国南部黑海各港口、经多瑙河进入巴尔干半岛,往南可经爱琴海通往地中海、抵达西亚和北非,往西可经直布罗陀海峡驶入大西洋,是亚、非、欧三大洲的交通咽喉。黑海海峡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价值,恩格斯曾指出:"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都很狭窄,只要在适当的地方构筑若干设备完善的堡垒(俄国一旦占领海峡,马上就会这样做),就可以筑成一道攻不破的屏障,就是全世界的联合舰队来犯也休想通过海峡。"因此,俄国如果控制了黑海海峡,那里将成为它向欧亚扩张的基地,黑海和马尔马拉海将成为它无限制地发展海军力量的庇护所,黑海海峡将单独对它的海军开放。黑海海峡是南俄产品由黑海通往地中海的唯一航道,对俄国经济的发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展，特别是对俄国最肥沃的南部地区的繁荣、安全极为重要，是保护南俄的战略要冲。因此，俄国在黑海海峡的利益最直接。随着 1829年《亚得里亚那堡和约》有关黑海地区的各条款的实施，南俄巨大的资源逐渐被开发出来，黑海与西欧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黑海海峡对俄国的经济利益日益重要。

鉴于黑海海峡对俄国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历代沙皇都力图通过对土耳其发动战争逐渐实现夺占该地的侵略目标。18世纪后半期，沙俄通过两次俄土战（1768年－1774年，1787年－1792年）从土耳其手里夺取了从第聂伯河到德涅斯特河之间黑海北岸的大片领土，这使其打通黑海出海口的愿望得以实现并促使“东方问题”最终形成。在 1831年－1833年的埃及危机期间，尼古拉一世曾给予苏丹马赫穆德二世以有力支持，派遣俄国军队保护君士坦丁堡，以堵截埃及总督进袭土耳其首都的军队。在俄国军队撤出之际，沙俄强迫土耳其苏丹签订了《安吉阿尔－斯凯莱希和约》，规定在俄国与其他国家作战时，土耳其必须负责封锁达达尼尔海峡，不许任何外国军舰通过，俄国军舰除外。这就使俄国不仅取得了黑海海峡的使用权，而且也使土耳其苏丹成为俄国在海峡的“看门人”。虽然之后还进行过三次俄土战争，这次的成果确实可说是最接近控制黑海海峡的胜利。但是，由于俄国对黑海海峡的争夺触犯了其他列强的利益，因而招致他们的反对，《安吉阿尔－斯凯莱希和约》的成果也被 1840年签订的《伦敦条约》所取代。在当时俄国的国力还不能和英法等资本主义列强相抗衡的前提下，这种得而复失的结果也就是必然的了。但是只要尚有一线希望，沙俄帝国都不会放弃夺取黑海海峡地区的不懈努力，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几乎成为现实（1915年缔结的《英法俄关于海峡和君士坦丁堡的秘密协定》规定将君士坦丁堡、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西岸以及马尔马拉海诸岛屿等地划归俄国），[1](P7) 只是最终由于俄国爆发革命退出大战和土耳其凯末尔革命胜利而不再任人宰割化为泡影。

一、俄国争夺黑海海峡的历史进程

按照彼得一世制定的扩张计划，俄罗斯要南下打败土耳其，占领君士坦丁堡，夺取黑海海峡地区，打通从黑海通往地中海的航道。俄国争夺黑海海峡，是通过发动对土耳其的俄土战争来实现的。

18世纪，彼得大帝的后继者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了两次俄土战争（1768－1774，1787－1792）把沙俄的侵略成果以条约文本（《库楚克－凯那吉条约》和《雅西合约》）的形式固定下来，东方问题也由此拉开序幕。在这两次战争中，土耳其丧失了黑海北岸的全部领土，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和刻赤海，还失去了多瑙河两公国的部分主权。俄国商船可以在黑海上自由航行，甚至获许通过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俄国终于夺得了其梦寐以求的南方出海口。但是，对于扩张成性的俄国而言，这些还远远不够，它的下一个目标是占领土耳其的国都君士坦丁堡，把它变成帝国的“沙皇格勒”。

19世纪，是沙皇俄国南下争夺黑海海峡霸权的重要时期，也是近代欧洲外交史上以俄土关系和俄土战争为主线的东方问题逐渐展开的关键时期。19世纪的历次俄土战争与 18世纪不尽相同，它们不单纯是俄土两国间的局部冲突，而是整个东方问题的一部分，与近东和欧洲的国际关系紧密相连，牵动着欧洲列强战略利益的敏感神经。

1806——1812年的俄土战争是 19世纪历次俄土战争中的第一次，因俄国面临法国入侵的危险，才急忙同土耳其签订了《布加勒斯特和约》，吞并了比萨拉比亚地区，把俄国边界推进到普鲁特河和多瑙河河口，进一步扩大了在多瑙河两公国和塞尔维亚的影响。因为这次战争与欧洲的反法战争同时进行，沙俄也无心恋战，但是它拉开了俄国向巴尔干和海峡地区扩张的序幕。

1821年的希腊独立运动为俄国插手希土冲突、而同时又“避开欧洲的干涉”提供了机会。沙俄以“东正教徒的天然保护者”自居，谴责土耳其军队对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希腊人民和东正教徒的屠杀，并和英法一起支持希腊起义。土耳其拒绝希腊自治，并准备对俄一战。这正中沙俄下怀，因为它早就想借口援助希腊对土开战，建立俄国在巴尔干和黑海海峡地区的独占统治。1828年 4月 26日，俄国对土耳其宣战，1829年夏，俄军越过巴尔干山，8月 20日，攻占亚得里亚那堡，逼近君士坦丁堡。俄国“要成为君士坦丁堡的主人，从而使奥斯曼帝国在欧洲消失”，这便引起了欧洲列强的不安，英法奥普加紧进行军事、外交活动。沙俄害怕引起列强干涉，立即停战议和。1829年 9月 14日，俄土双方签订了《亚得里亚那堡和约》。和约的原则是帝国要予以保留，但要从属于俄国。通这一条约扩大了沙俄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范围，使土耳其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对俄国的依附地位。

第一次土埃战争（1831—1833年）期间，沙俄借机扩大了在黑海的优势地位，并几乎控制了黑海海峡地区。1833年 2月 20日，应土耳其苏丹请求的俄国海军陆战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登陆，堵塞了埃及军队到土耳其去的道路。俄军在撤离土耳其之前，强迫土耳其政府签订了《安吉阿尔—斯凯莱希和约》，双方结成防御同盟，该条约的秘密条款规定土耳其可以不给俄国提供同样的军事援助，而代之以封锁达达尼尔海峡，不许任何外国军舰通过，俄国军舰可以自由出入博斯普鲁斯海峡。[2](P.78)该条约破坏了近东均势，遭到英法两国，尤其是英国的强烈反对。英国积极展开活动，力图取消该条约，或者同土耳其政府签订一个与之相类似的条约，以抵消该条约的作用。1840年 7月 15日，在没有法国参加的情况下，英、俄、普、奥、土五国在伦敦召开会议，签订了第一次《伦敦协定》。该协定规定由英、俄、普、奥四强保障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禁止任何外国的战舰驶入黑海两海峡。俄国将《伦敦协定》的签订看作是法国外交的失败，认为它达到了孤立法国政府的目的。其实，英国外交当局的手腕也是针对俄国的，《伦敦协定》以列强的集体外交行动来代替俄国干涉苏丹与埃及总督之间的冲突（根据《安吉阿尔—斯凯莱希和约》，俄国有此权利），并在“奥斯曼帝国的古老规则”的幌子下，规定黑海海峡对所有外国（包括俄国）军舰封锁；从而，该协定实质上经过尼古拉一世的同意而在《安吉阿尔—斯凯莱希和约》正式期满前一年就埋葬了该条约。1841年 7月 13日，英、法、俄、普、奥五国和奥斯曼帝国签订了对各国军舰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公约，即《欧洲海峡公约》，其中规定：“外国军舰应永远被禁止进入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并且只要奥斯曼帝国处于和平状态，苏丹陛下将不准许任何外国军舰进入上述海峡。”[3](P.1388)《欧洲海峡公约》的签订意味着《安吉阿尔—斯凯莱希和约》完全失效。俄国军舰丧失了通过黑海海峡的权利。它标志着俄国在黑海海峡优势的终结，是俄国外交的失败和英国外交的胜利，巩固了英国在近东的势力。但是，列强争夺黑海海峡的矛盾依然存在。1848年欧洲革命后，“东方问题”又出现了危机，并导致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

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是沙俄与英法等西欧列强在近东争霸，特别是夺取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海峡矛盾激化的结果。1853年 10月，土耳其对俄国宣战。战争在多瑙河、黑海沿岸和高加索同时进行。由于俄国与英法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俄国对土耳其的侵略战争就变成了俄国同英法争夺近东霸权的战争。1854年 1月，英法联合舰队由贝西加湾驶入黑海，负责保护土耳其船只和海港免受俄国攻击。俄国即于 2月 6日与英法断绝外交关系。2月 27日，英法向俄国致送最后通碟，限期到 4月 30日从多瑙河两公国撤军。沙俄置之不理。3月 27日至 28日，法英正式对俄国宣战。1854年 9月 14日，英法联军克里米亚半岛登陆，攻击俄国黑海要塞塞瓦斯托波尔。经过将近一年的围攻，1855年 9月 8日塞瓦斯托波尔陷落，这标志着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彻底失败。1856年 2月至 3月，双方停战议和，签订了《巴黎和约》。根据和约，俄国放弃对多瑙河沿岸各公国和土耳其境内东正教教徒的保护权；黑海中立化，俄国不能在黑海拥有舰队和海军基地。自 1814年以来，俄国在欧洲大陆享有的霸权地位和在欧洲事务中所起的支配作用不复存在。由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于这次战争的失败，它从权力的顶峰上跌落下来。

1856年以后的 20余年里，俄国一直奉行“养精蓄锐”、不干预欧洲事务的外交政策。但它决不是消极等待，而是以退为进积聚力量，以便卷土重来。1871年 3月，俄国乘法国在普法战争中被打败的机会，废除了《巴黎和约》关于黑海中立化的条款。此后不久，它就在黑海地区重整军备，并利用巴尔干的斯拉夫民族运动，重新向巴尔干和黑海海峡进军。1875和 1876年，黑塞哥维那和保加利亚先后发生了反抗土耳其暴政的起义。土耳其军队在保加利亚实行血腥的恐怖政策，在欧洲称为“保加利亚惨案”。由于英国首相迪斯累利想利用这次危机来破坏“三皇同盟”，倾向于鼓励土耳其与俄国的对抗，致使时局进一步复杂化。土耳其政府自恃有英国支持，不仅对蔓延到巴尔干各地的起义进行血腥镇压，而且一再拒绝各大国提出的和平建议。土耳其的顽固态度和大国斡旋的失败，使 1828年俄土战争—以武力解决危机的形势重新出现。塞尔维亚和黑山被土耳其打败后，俄国决定亲自出马。1877年 4月 24日，俄国正式向土耳其宣战。俄军进展迅速，一直挺进到离君士坦丁堡只有 12公里的圣斯特法诺。英国立即声明如果俄军占领君士坦丁堡，它将同俄国断交，奥匈也发表了内容相同的声明。俄国迫于英奥压力，只得停战议和。3月 3日，俄土签订《圣斯特法诺和约》。俄国获得南比萨拉比亚、卡尔斯、阿尔达汉、巴统和巴亚泽特。《圣斯特法诺和约》大大加强了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立即遭到英奥两国的坚决反对。两国集中反对的是“大保加利亚”的出现。奥匈认为俄国背弃了不谋求建立大斯拉夫国家的前约，英国认为“大保加利亚”是俄国在巴尔干扩张的前哨。英奥一方面要求召开国际会议重新审议和约条款，另一方面进行了军事动员。1878年 6月 13日，柏林会议开幕。与会各国主要是英俄两国的矛盾最为突出，经过一个月的激烈争吵和较量，7月 13日签订了《柏林条约》：大保加利亚公国一分为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由奥匈占领，名义上仍属土耳其。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独立。俄国把巴亚泽特还给了土耳其。与此同时，确定关于1856和 1871年黑海两海峡通行原则“依然”有效。柏林会议对于俄国的外交来说，无疑是一次失败，这也是由当时各国力量对比和国际局势所决定的。

二、俄国争夺黑海海峡的制约因素

黑海海峡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心脏地带（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占领后即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并定为首都），也是奥斯曼帝国控制欧亚两洲领土的枢纽，这就决定了这个回教帝国必将为保住该地区作殊死的搏斗。但由于 17世纪以后帝国的实力越来越削弱，苏丹政府在采取武力抵御俄国侵袭的同时，不得不越来倚赖资本主义列强（主要是英法）干涉的策略。“东方问题”正式形成之后，每当沙俄发动俄土战争并对海峡地区步步紧逼之际，奥斯曼帝国只好采取依靠喀尔巴阡山堡垒动员军队节节抵抗，如失利即争取国际干涉的策略。每当土耳其苏丹政府能够正确认识当时的国际形势并合理利用这种策略时，俄国的侵略成果就会大大缩水甚至被取消（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即是如此），反之就会形成俄国的领土扩张和势力范围愈加接近海峡地区的结局。

俄国向黑海海峡地区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英国。在 19世纪 30—40年代，俄国的工业发展起来，它开始大规模地饲养绵羊、种植棉花，同时，它的毛织品加工和棉花加工也日益扩展开来。虽然当时俄国工业规模还很小，但它成了英国在近东、中东和远东的一个潜在竞争对手。另外，黑海海峡位于近东地区商路的咽喉位置，俄国的侵略企图对于想获取这一地区广大市场的英国来讲无疑是不能接受的。自英国夺取印度后，近东，特别是黑海海峡，一直被认为是通往印度的必经之道。为了避免走海上从大西洋绕行的漫长路线，英国企图在近东开辟通往印度的道路，这条道路从东地中海经两河流域、伊朗和阿富汗到达印度。而只有当近东（特别是黑海海峡）处于英国或一个弱国的控制之下时，才能保证这条道路的安全。一旦黑海海峡被俄国控制，它就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会完全控制整个黑海地区，向东控制黑海南部地区和波斯北部地区，进而向中亚、阿富汗和印度扩张，直接威胁英国在东方的殖民利益。正如沙俄外交大臣沙佐诺夫在呈沙皇的报告中所说："凡是占有海峡的人，不仅掌握了黑海和地中海的钥匙，而且掌握了入侵小亚细亚并据有巴尔干霸权的钥匙。"到 19 世纪中期，黑海海峡对英俄两国的利益日益重要，成了两国争夺的重点。

在争夺巴尔干地区方面，俄国还受到奥地利（1867年后为奥匈）帝国的挑战。从地理上说，奥匈与巴尔干毗邻，与这一地区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奥匈对巴尔干的关注更主要的是为了制止土耳其统治下的南方斯拉夫民族解放运动。奥匈帝国的二元分立结构即一半由奥地利德意志人、另一半由匈牙利人领导的局面，并不符合帝国境内各斯拉夫民族的要求。随着土耳其帝国的衰落和由此引起的巴尔干南斯拉夫民族运动的勃兴，奥匈深感不安。因为哈布斯堡帝国境内有几百万斯拉夫人。据统计，帝国境内的南斯拉夫人是境外南斯拉夫人的两倍。奥匈担心土耳其统治下的南方斯拉夫民族的解放运动会引起它境内斯拉夫人的连锁反应。因此，奥匈对巴尔干的关注不仅是为了扩大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势力，同时也是为了遏制巴尔干斯拉夫势力的发展。这决定了奥匈的巴尔干政策是要维持巴尔干领土现状或有限瓜分。其出发点是为了服务于奥匈在巴尔干的外交目标，即阻止斯拉夫人独立运功的成功和追求在西巴尔干的优势地位。因巴尔干斯拉夫人与俄罗斯人既同宗又同族，并且都属于希腊正教派，因此俄国打出泛斯拉夫主义的旗号企图建立起俄国对东方基督教世界的精神统治。沙俄帝国在巴尔干的扩张与奥地利（1867年后为奥匈）的利益同样不可调和，"东方问题"形成后的俄奥矛盾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另一方面，法国这一欧洲大陆的强权也是不容忽视的。早在 1535年，奥斯曼帝国就与法国签订了《特惠条例》，给法国商人以贸易特权。1740年，法、土签订了新的贸易条约，法国人又获得了许多好处，并且在叙利亚确立了其势力范围。出于维护这些利益的考虑，法国对俄国在土耳其的扩张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然而，在拿破仑战争后，随着在与英国商人的竞争中法国商人处于劣势，法国在土耳其的经济利益日趋缩小，英国人的地盘和市场份额却日益扩大。法国在土耳其的些微商业利益已不能使法国人眨眼和动心。相反，在土耳其的属国埃及，法国人却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拿破仑远征埃及使法国人的势力渗透到那里，而他的最终失败并没能抵消法国的军事和文化对埃及的巨大影响，法国人是唯一受到埃及统治集团欢迎的外国人和异教徒。出于对法国人的友好和信任，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把在埃及进行商业活动的优先权授予法国，使法国人在埃及的商业利益迅速上升。这样，法国更加担心俄国势力一旦走出黑海海峡会对本国在埃及的经济利益产生威胁。在对待俄国扩张的问题上，法国与英国的态度是一致的，即主张维持现状，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会联合对俄作战了。

三、俄国争夺黑海海峡的影响分析

对俄国本身而言，争夺黑海海峡的斗争使俄国在国际舞台上成为斗争的焦点。首先，通过历次俄土战争，俄国扩大了疆域，南部边界伸展到黑海，西部边界推进到普鲁特河，东部边界越过高加索山脉。"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体系来说，陆地是足够的，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系来说，水域就变的比不可缺少了"。[4](P80)继彼得一世在波罗的海获得出海口后，俄国通过不断向海洋进军，由一个内陆国家扩张成了濒海国家。接下来，位于三大洲和两大洋交汇点的地中海就成了它扩张的重点方向。夺得黑海海峡，把君士坦丁堡变成"沙皇格勒"，就成了历代俄国统治者的梦想。

黑海地区和俄国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随着俄国在黑海地位的稳固，经由南俄各港口（特别是敖德萨）出口的小麦数量不断增加，黑海海峡成了俄国扩大对外贸易的最重要的通道，成了南俄小麦出口的生命线，与南俄地区的繁荣兴盛息息相关。另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一方面，农奴制度占统治地位的俄国国内市场狭小，波罗的海出海口已不能满足俄国地主、商人的需要。如果俄国得到了黑海海峡，就等于控制了俄国南部惟一海上贸易通道，这也会促进农奴制经济的相对稳固和发展。农奴制解体后，由于黑海地区对俄国与巴尔干联系的枢纽地位，俄国新兴的工商业也需要通过黑海海峡的海洋运输去进口工业原材料和输出工业品。这也可以说明，俄国对黑海海峡的争夺是自身经济发展合乎逻辑的要求。

从政治上来讲，争夺黑海海峡斗争对俄国本身的政治统治有着巨大的影响。在不断进行俄土战争的过程中，俄国农奴制本身的落后充分暴露了出来。俄国社会本已存在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和表面化，但这也被沙皇军队的不断胜利所部分掩盖。然而，克里米亚战争的结局表明，落后的农奴制俄国即使在自己的本土上作战，也不敌先进国家英法的远征军，这终于促使沙皇政府进行了 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所以，虽然俄国争夺黑海海峡的努力主要涉及对外关系方面，但它对俄国内政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作为一个内陆国家，争夺水域和出海口，是俄国建立欧洲乃至世界霸权的关键。黑海海峡位于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半岛之间，是沟通三大洲和两大洋的战略要地，得到它就等于得到一把进出大洋的钥匙。而如果俄国和其他强国爆发战争，也可以像锁上一把锁一样封锁住黑海海峡。俄国如果控制了黑海海峡，黑海海峡将单独对它的海军开放，那里将成为它向欧亚扩张的基地。这种可能性对于强大的海权国家英国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使英国成了俄国夺取黑海海峡的最大障碍。另一方面，法国在东方问题上也力图维持现状（即尽量保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这主要是因为法国在这一地区与英国有着相同的或类似的利益。

19世纪中期以后，俄国国内泛斯拉夫主义情绪高涨，影响到了政府决策。在俄罗斯国家历史传统中，一向存在着以自身利益为内涵的普世化倾向，从“第三罗马”到泛斯拉夫主义是一脉相承的。看到泛斯拉夫主义可以为己所用，俄国就开始利用泛斯拉夫主义作为推行其巴尔干政策的工具。俄国的战略意图是要利用、支援南部斯拉夫人的民族解放运动，削弱奥斯曼帝国，取得进入地中海的出海口，这就与奥匈的政策迎头相撞。巴尔干是 1866年战败后奥匈外交的基点，它绝不允许自己在西巴尔干的优势地位受到削弱，并进而想把所有巴尔干斯拉夫人都置于它的统治下。因此，对于巴尔干地区的争夺贯穿了 19世纪后半期至一战前俄奥关系的始终，这使得双方在与之相关联的黑海海峡问题上经常性地处于对抗状态。

自俄国展开对黑海海峡的争夺以来，俄国在黑海—地中海一线的海权扩张由于受到英法等海权国家的遏制而深受挫折，始终没有取得根本性的突破。然而，围绕“东方问题”的斗争却成为了 19世纪到一战欧洲关系的主线之一，一直深刻地影响着欧洲各强国之间的关系，对于地区和欧洲局势的演变有着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张建华. 世界现代史（1900—2000）[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 王绳祖. 国际关系史（十七世纪中叶—一九四五年）[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

[3] 北京大学历史系. 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4] 马克思. 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 双木）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